

# 山里来个兵

■刘洪林



气：“唉，我老了，啥事也干不成了。两年前，我就发动村民上山种榛子，却没人响应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舅舅抢着告诉他：“还不是因为投资太大，村里人穷，都怕赔本，没人敢干。”

村长也证实：“主要是因为没人敢带头。可惜我们村这些山，土质都不错，真是白瞎了。”

冯先成倒没指望自己种榛子，他的眼睛也盯着榛子林：“咋还不结果啊？”

“那是！咱村这些山，长草还行，种榛子未必能行！”

“人家在部队当过营长，见多识广，是个干事的人，估计眼光错不了，那片榛子林兴许能挣钱。”

“真要是能挣钱，将来我也包座山。”

“你有钱吗？把你家房子押上也换不来那么多本钱！”

冯先成倒没指望自己种榛子，他的眼睛也盯着榛子林：“咋还不结果啊？”

冯先成倒没指望自己种榛子，他的眼睛也盯着榛子林：“咋还不结果啊？”

“你现在正是年富力强，应该趁政策好干点营生挣点钱，不能总靠救济过日子啊。”

“咱这穷山沟，干啥能挣钱？”

“那你说我种榛子能不能挣钱？”

“当然能了！我早就给你算好了，你那200多亩榛子，去掉本钱，今年也能赚20万元，明年再多结点果，至少能赚30万元。”

“那你也种点榛子赚钱呗！”

“我家穷，一个娃念书，一个娃身体有残疾，我没本钱。”

“那你家房子能值多少钱？”

冯先成警惕起来：“那破房子也不值钱，也就4.5万吧，你想干啥？”

“押给我，我给你6万元，你再去信用社贷点款，跟我一起种榛子，彻底把这穷帽子摘了。”

冯先成两眼闪出光来：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

冯先成不知道该怎么感激好了：“你不愧是当过兵的人，有魄力，又仗义！跟你说话实话，村里其实有不少人都动了这个念头想跟你种榛子，我往后就跟着你干了！”

郑保民说：“好！咱们一起种榛子！我在城里再开个货栈，帮助乡亲们卖榛子，咱们一起为好日子奋斗！”

第二年春天，山里又多出好几片榛子林……

冯先成倒没指望自己种榛子，他的眼睛也盯着榛子林：“咋还不结果啊？”

“你现在正是年富力强，应该趁政策好干点营生挣点钱，不能总靠救济过日子啊。”

“咱这穷山沟，干啥能挣钱？”

“那你说我种榛子能不能挣钱？”

“当然能了！我早就给你算好了，你那200多亩榛子，去掉本钱，今年也能赚20万元，明年再多结点果，至少能赚30万元。”

“那你也种点榛子赚钱呗！”

“我家穷，一个娃念书，一个娃身体有残疾，我没本钱。”

“那你家房子能值多少钱？”

冯先成警惕起来：“那破房子也不值钱，也就4.5万吧，你想干啥？”

“押给我，我给你6万元，你再去信用社贷点款，跟我一起种榛子，彻底把这穷帽子摘了。”

冯先成两眼闪出光来：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

冯先成不知道该怎么感激好了：“你不愧是当过兵的人，有魄力，又仗义！跟你说话实话，村里其实有不少人都动了这个念头想跟你种榛子，我往后就跟着你干了！”

郑保民说：“好！咱们一起种榛子！我在城里再开个货栈，帮助乡亲们卖榛子，咱们一起为好日子奋斗！”

第二年春天，山里又多出好几片榛子林……

## 脱贫礼赞

小说，给生活插上翅膀

1

初秋的阳光里氤氲着五谷和水果的气息，郑保民似乎能闻到一阵阵榛子的香气。

杨大叔打来电话：“保民，有人上山偷榛子，我抓不住，咋办？”

郑保民没把小偷当回事，“丢几颗榛子不算啥”。回到家里，妻子却不停地埋怨他。

“当初我就不让你上山种榛子，你偏不听。这下可好，榛子还没熟透，人家就惦记上了。你干来干去，纯粹是给人家干活。”妻子心疼那些榛子，也心疼那些钱呢。

郑保民告诉她一个小道消息：“我听大舅说，偷榛子的人可能是冯先成。”

舅舅住在山里，交通不太便利，村里经济也不发达，还有不少贫困户，冯先成就是村里最有名的贫困户。妻子早就听说此人爱占小便宜，嘴上却说：“你又没有抓住人，有啥证据？”

“咱也不能冤枉好人。我让杨大叔在林子四周立了五块牌子，全都写上‘吃榛子请走正门’，估计能有点作用。”

“我看没啥用，该丢还得丢。”

“再丢我去抓小偷！”

“拉倒吧！别因为几斤榛子，再闹出大事来！”

“你放心，我好歹也当过营长，这点小事不用你操心！”

2

郑保民当侦察连长那年才结婚，曾去舅丈人家拜过年，后来忙得没时间探亲，好多年也没再去看望舅丈人。当上营长后，他就更忙了，直到自主择业脱下军装回到家，妻子才对他：“今年回我妈家过年，再去给我大舅拜个年吧。”

舅丈人没啥变化。郑保民望着村子周围那一座座长满灌木丛和荒草的大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舅丈人的小舅子是村长。舅丈人特意把他喊来一起陪着吃晚饭。边吃边聊，舅丈人问郑保民：“你往后打算干点啥呀？”

郑保民本打算用退役金在城里跟战友一起开个公司，却被妻子拦住了：“地方上的事情跟部队可不一样，你又不是做买卖的经验，还是先看看再说吧。这点钱来得不易，千万不能乱花！”

郑保民望着终日操劳的妻子，满脸愧疚地安慰她：“有我在，你别怕！等我干一番事业，管保让你享清福。”

村长知道郑保民很有才干，接着问他：“是不是早就考虑好了，打算在城里干点大事？”

“还没有。有人找我合伙开公司，我还一直没想好。”

村长欲言又止，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3

郑保民雇人拔掉山上成片的荒草，开辟出二百多亩山地，栽上榛子树苗，又在榛子林里盖上两间简易房，从村里请来杨大叔夫妇，帮助看守榛子林，给树木剪枝、施肥、打药、除草。

平静的小山村依旧十分平静，一双双忙碌的眼睛天天审视着山上的榛子林，背地里总有村民议论：“当兵的真敢干，这么老远跑到咱们村里包座山，万一弄砸了，血本无归。”

郑保民悄悄地来到榛子林，天擦黑的时候走出简易房，没过多久就看见一个人影钻进榛子林，从外表看正是杨大叔说的那个贼。等那贼摸到小半袋榛子，他才悄无声息地走过去：“喂，你先别摘了，你把面罩摘下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？”那贼并不惊慌，一言不发地扔掉手里的面罩，两手握住木棒子，接头盖脸朝他劈来。郑保民早有防备，闪身躲开木棒子，使出在部队练就的擒拿术，先是牢牢地抓住木棒子，脚下下一个扫堂腿，那贼扑通摔在地上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郑保民一脚踩住那贼的肩膀骂

郑保民悄悄地来到榛子林，天擦黑的时候走出简易房，没过多久就看见一个人影钻进榛子林，从外表看正是杨大叔说的那个贼。等那贼摸到小半袋榛子，他才悄无声息地走过去：“喂，你先别摘了，你把面罩摘下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？”那贼并不惊慌，一言不发地扔掉手里的面罩，两手握住木棒子，接头盖脸朝他劈来。郑保民早有防备，闪身躲开木棒子，使出在部队练就的擒拿术，先是牢牢地抓住木棒子，脚下下一个扫堂腿，那贼扑通摔在地上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郑保民一脚踩住那贼的肩膀骂

郑保民悄悄地来到榛子林，天擦黑的时候走出简易房，没过多久就看见一个人影钻进榛子林，从外表看正是杨大叔说的那个贼。等那贼摸到小半袋榛子，他才悄无声息地走过去：“喂，你先别摘了，你把面罩摘下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？”那贼并不惊慌，一言不发地扔掉手里的面罩，两手握住木棒子，接头盖脸朝他劈来。郑保民早有防备，闪身躲开木棒子，使出在部队练就的擒拿术，先是牢牢地抓住木棒子，脚下下一个扫堂腿，那贼扑通摔在地上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郑保民一脚踩住那贼的肩膀骂

怎么选择？”

“在我当兵第9年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同年兵的电话。他告诉我，他最感到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在山上站岗放哨，像守卫大山一样守卫祖国了。我觉得他说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的心里话……”

听完，我不禁肃然起敬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阳光不知不觉从营房左边照射到了营房右边又照到了他身上。只见他双眸紧闭，张开双手，像是在拥抱大山，更像是在拥抱家。

望着眼前的老兵李强，我觉得他的身材无比高大，仿佛就像一座大山矗立在我面前。

我恍然大悟，达观如大山，静默如大山，辽阔如大山。

不经意间，时针指向下午6点钟，我们一行人在下坑执勤点吃完晚饭，准备坐车返回。李强来送我们。车驶出营区老远，还能看见他坚定地站在夕阳余晖中敬礼的样子。渐渐地，我们就只能看见那山的大致轮廓了。

一路上，我的思绪久久停留在他如同雕像般融入大山怀抱的样子。我清晰地感觉到，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

# 骆驼刺与雪莲花

■张一帆

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每次挂完电话后总觉得意犹未尽。于是，两人约定写信，将每天想和对方说的话都及时记录下来，周五寄出去。相隔虽远，见字如面，文字的亲切感是现代通信工具所不能比拟的。

王筱冉大学毕业，在昆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。而张明轩被分配到了驻新疆的部队。选疆的列车一出嘉峪关，便是茫茫戈壁，寥寥几片绿色格外显眼。生于南方的张明轩哪见过这番景象，看得出神。对面的老伯看出了他的疑惑，解释说，那是骆驼刺，西北戈壁滩的“常住客”，不论脚下土地多贫瘠，只要它们扎了根，多大的风沙都不能让它们起身。张明轩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……

2

“我明天就到，你要来接我哦。对了，我这次可不是专程来看你的，我是来面试的，顺便看你。”张明轩收到王筱冉发来的微信，激动又疑惑。追问才知道，王筱冉辞职了，要来新疆的一家企

业面试。张明轩既感动又心疼。

午后的冬日为寒冷的营区送来一丝暖意，洁白的雪地映照出两人的影子，一长一短。张明轩一手牵着王筱冉的手，一手拖着行李箱从营区大门往连队走去。“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雪，新疆真是个好地方，简直太美了！”张明轩所在部队每年冬天都会组织雪雕比赛。各个连队在门前雕凿一座有寓意的雪雕作品。张明轩所在连队门前的雪雕是一幅中国地图。

“嫂子，你看，咱们在这，红旗标注的位置，红色线条标注的是团史的征战路线，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哩……”连队战士热情地向王筱冉介绍着。“我们也‘转战’大半个中国了。”王筱冉看着雪雕笑着说。张明轩望着眼前这个穿越大半个中国追随他的姑娘，视线模糊了。

“到机场了和我说一声，下车记得把围巾和口罩戴上。”开往机场的出租车里，王筱冉听着张明轩发来的语音，想到两个月后终于能离他近一些了，心里又温暖又幸福。出租车上播着一首名为《雪莲花》的歌，王筱冉听得出神，仿佛自己就是那朵为他而开的雪莲花。

王筱冉终于来到张明轩驻地附近的城市工作了，可新疆实在太大了，曾经的“大异地”缩短成了“小异地”。一到驻训时，俩人半年里都难见一面。

“十一”假期，王筱冉来看望张明轩。俩人走在戈壁滩上，一株带刺的草挂住了王筱冉的裤脚。“这是骆驼刺，它把根扎在戈壁滩，刺露在外面，像士兵一样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你看我和它不是很像？”张明轩边说边给她拔掉裤脚上的刺。“你说这山上真的有雪莲花吗？我还没见过哩。”“你看——”张明轩指着山顶说道。夕阳照在雪山顶上，映出的霞光像洁白的雪莲花。

不久后，王筱冉在“朋友圈”里“官宣”了两人结婚的消息。照片上的“骆驼刺”和“雪莲花”笑得很甜，评论框里填满了亲友的点赞与祝福……

3

## 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正月初一大早，士官小王开着宣传车来机关楼前接我，我们一起将文体器材和春节慰问品装进了车。

此行是要到距离机关大院70公里之外的执勤二中队下坑执勤点开展慰问活动，给守卫大山的战士放电影、发文体器材。此行，我还想顺路采访一下扎根深山16年的老兵李强。

宣传车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几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下坑执勤点营地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“有咧！”

听见喊声，身上还沾着草屑的李强从猪舍里跑了出来。当他得知我们是专程来下坑执勤点的官兵放电影和发放文体器材后，高兴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。他把我们让进中队办公室，生火炉、沏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放完了电影，大家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。我悄悄向李强道出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——采访。我俩蹲在山腰处的一小块平地上，聊起了家常。

“你是这山里最老的兵吧，听说你来这里16年了，有什么感想？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感受吗？”

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感叹道：“16年，人生有多少个16年呀！实在话，新兵下连被分到这里，心里十分恼火。放眼望去，除了山还是山，上哨来回10公里，两天三班哨，一年下来鞋子被磨坏好几双，缝了又补，补了再补。苦累暂不说，主要是海拔高，手机没信号，电视一开尽是雪花点。天气不好的时候给养送不到，天天吃南瓜，过了好几年，才慢慢适应了。”

山中雾越来越大，放眼眺望，宛若仙境。“那么，这几年中你是如何适应的？”我顺着他的话继续问道。

他思索了一会儿，并没有直接回答。“那座山峰，像不像一个将军坐镇在

“那座山峰，像不像一个将军坐镇在



沙盘前？”他让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。

“嗯，眯起眼睛看就像。睁大了眼，又感觉是一个村子，几处房子，炊烟袅袅。”我喜出望外地说。

“山巅扎营盘，云深有人家……”他告诉我，当兵第4年，他在这里眺望群山，喜欢上了写诗。

“前方那座山，再往前就是海了。”李强补充道：这是他当兵第7年眺望大山的领悟。

我循海而去，思维变得辽阔起来，心似乎也到了山那边。

“听说过守岛兵的故事吗？”李强问道。我摇摇头。

“我有一个老乡，当兵就在前面的小岛上。那座岛非常小，能活动的面积不到0.1平方公里。”李强双手插在腰上深情地讲述。

“0.1平方公里，我们所在的营区刚好0.1平方公里。”

“你听我说啊，有一年送老兵，欢送的饭都吃了。到第二天要走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刮台风，走不了啦。第3天，又吃了一顿欢送饭，台风还是没停，船艇还是靠不了岸。挨过了第9天、第10天，岛上其它

# 沉默的远山

■代江涛

给养都快吃完了，还是没走成。”

“最后走了吗？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。

“第15天的时候，台风停了，老兵却一个个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们说，真不希望台风停下来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走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走呢？”我有些不解地问。

李强说：“我也问过老乡同样的问题。老乡说，他们在小小的岛上，能感受到大大的使命！”

“当兵16年了，同样面对走留，你会

本版插图：李振

长征

第4881期

